

老沈伯伯

□赵春华

3月中旬,疫情正重,我在暮色中走到横沥河畔,一个人,没戴口罩,拍了一张轨交车开过横沥河桥,写了一句话:夜里看灯火亮在河里,轻轨车开进河里……当然,开字是带引号的。7分钟后,老沈写道:怎么没有白鹭,野鸭?没有鱼儿在吐气泡?我回他:这是夜里,看不到白鹭……他想的还是乡下日渐变好的环境吧?

时间往后延宕一个多月,五月头里,我又在河畔散步,发了几张照片在微信圈内,老沈在底下写道:一本《桑葚忆》又陪了我2天。我回:浪费你时间。他说:“读来倍感亲切,受益匪浅。”《桑葚忆》是我去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早些日子托人转赠给老沈的。我和老沈难得见面,在微信上也很少“见面”,他几乎不发自己的消息。可是,我们的心似乎贴得很近,同乡不同村,真正的老乡!

那一天是7月25日,我在浙江长兴,突闻噩耗:老沈走了,很是突然!太突然了!

老沈,沈永泉也。

往事如风,拂过面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供职于县文化局,老沈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好读书,隔三差五地让我帮着从县图书馆借点书看,不是人物传记就是时政书籍,一借就是七八本,有时十多本,这在当时的领导中很是寥寥的,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在成立县图书学会时我们聘请他担任名誉会长,他欣然接受,在成立大会上还讲了话呢!

我最后一个工作单位是在嘉定报社,其时老沈当上了主管农业的副区长,他在大学学的是农业,管农业是熟门熟路。正是《嘉定报》复刊之初,我们组织了一次特色农业系列报道,一连发了十多篇,这事惊动了老沈,他让秘书卢勇伟(现为普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安排在最后采访望新镇特色养殖业那天请记者吃晚饭,以示感谢吧。饭前,他对现代农业的发展讲得头头是道,印象是深刻的。

退休后,我回到了家乡马陆。老沈也是马陆人,比我晚2年退休。他闲不住,经常下乡走走看看,发现了农村的新变化。比如,他发现大裕村的生态环境变好了,大树上有好

几个多年不见的鸟窝;在葡萄种植户中,他报道了不用大棚而用联体小环棚的葡萄种植法,既省钱又能起到避雨等作用;他还看到了长在路边桥畔花分红白两色的木芙蓉……这些,他都写了消息或者特写,有的还配了照片传给媒体。这很平凡的事,我以为一般的领导是不屑的,这就令我很有些感动了。他这个人搓麻将、不唱歌,就喜欢行走乡下,写点“豆腐干”文章,当然,《腊梅花香破梦来》、《新城荷花淡淡香》、《玉虹桥啊玉虹桥》等充满乡情的文章写得既精美又清新,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字功底。“玉虹桥啊玉虹桥,你是家乡文化底蕴的又一标志。玉虹二字是否隐喻你下面的流水清澈透明,如同雨后天上的玉虹?是否借鉴了宋朝苏轼诗‘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的意境?玉虹二字,典雅,雍容,富有诗情画意。”这简直是诗人的想象力啊!……老沈啊,你写文章为啥?居室宽敞,出行有车,什么也不缺了,我只能猜你把为文当作是精神的休憩,你要在退休的日子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对了,退休后,你受政府之托,一手策划“制作”了荷花公园。我去看过好几次了,这个具有多种功能、很有文化创意和底蕴的以荷为主题的公园。

我最欣赏他的摄影作品了。雪中那挟着香艳的腊梅花朵,是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拍摄的;一张硕大的荷叶上趴着的那只小小青蛙,是静候了很久很久才抓拍到的吧;练祁河里那员工站在船头用网夹泥的镜头,是寻寻觅觅发现的……我从刊登在报纸上的这些照片中,突然发现和触摸到了老沈那颗安宁的、细腻的心,一颗平常心,还有那平常人的生活态度。

是的,他尽管有车,但与他同住一个小区的居民说:“老沈出入小区,经常看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的。”

终于,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叫他沈区长,而叫他老沈伯伯。

老沈伯伯,我会经常翻阅马陆报,看你写的文章,拍的照片;更会在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去荷花公园走走,探寻“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是怎样“香远溢清”的……

最美的路,是回家的路

□高明昌

一

她对我说,周六,想要去一趟老家。我早听她说过,老家的父母已经亡故,老宅已经拆迁,弟妹们也住在城里。回老家,老家在哪里?

她莞尔一笑,轻轻地对我说,就是去看一看老宅原来的地方,望一眼小路,看一眼小草。顺便去村里兜一兜,与熟悉的老人攀谈一二句话,与不熟识的孩子打个招呼,就算是自己回到了老家,回到了故乡。

这也叫回家?听完,心里五味杂陈,但感觉她比我高尚。没有了地理层面的故乡,还有精神层面的故乡,精神层面的故乡也叫故乡,而且是永不消失的故乡。

二

我那时感觉自己特别的渺小,渺小到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我的父亲二年前走离了我们,但母亲还健在,而且很健康。一年前老宅也不在了,老宅的土地上矗立起了三幢楼房,那是我和姊妹们的房子。新房子是造在老家的宅基上的,允许造,自己造,造得比老房子还要坚固,还要宽敞、还要漂亮,这种变化是通往幸福的变化,我们都说好,母亲常说灵。

第二天,我也悄悄也回家了。

走上回家的路,每一脚都踏实,每一眼都美丽,所有的路都是老路,所有的土都是故土。

故土之处,有房有地有母亲,问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自豪。

三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父母住的家,也是生我养我的家,后一个是我的家,是生活的家。两个家,一个偶尔回,一个天天回。一个是孩子盼我回,一个是母亲盼我回。一个是母亲在家的家,一个是我在家的家。

两个家住的人不一样,两个家的使命

也就不一样。

我想对自己的孩子说,请原谅我,我还得时不时地去看看你奶奶,奶奶的家,是我的家,我的家,将来就是你的家。

四

回家多好啊!这是威廉·詹姆斯说的。

1907年,威廉辞别哈佛,开始了他的欧洲之旅。所到之处,“欢迎伟大的威廉·詹姆斯教授”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他感到光荣极了。可是再大的光荣也替代不了家的召唤,他想家了。三年后他乘上了回美国的轮船,此时的他已病入膏肓。就在轮船快要接近终点时,他一下子瘫倒在在了座椅中,蜷缩在一个越来越远的梦想里,再也没有站起来,但他终于把自己领到了最接近家的地方了。

这样的回家,凄厉入骨。我不想到这个时候才想到回家,那样的回家,晚了些。

我要健康健康地回家,这是我母亲的希望,我必须随母亲的愿。

五

回到了老家,看见了老母,我心有归处,我心花怒放。

与母亲一起去菜园,一起挑拣蔬菜,一起淘米,一起烧饭烧菜,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中午,一起吃饭,母亲夹菜给我,那动作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鱼肉,母亲说她不喜欢吃荤菜。我母亲让我相信了半世人生,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年老的母亲一直喜欢吃鱼。我买鱼给母亲吃,上好的鱼。母亲说,买小的。母亲还说,尽量少买点。

母亲耳语般地说,儿子,你有一个家,还有孩子的家,家里有孙女。

故乡的老家充满爱意,我知道:爱的源头在老家。

最美的路,是回家的路,回家了,我就沐浴了爱,心灵再次得到了净化。

请君试问东流水

□吴鹰

我有一本已珍藏了四十三年

的日记本。日记本的扉页上写有两句李白的诗句:“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本日记本是我调离第一个工作单位时,校长赠送给我的。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从部队接受“再教育”返回上海分配,目的地是上海宝山江湾公社江杨五七学校,是一所小学增设初中的“带帽子学校”,原先叫“吴徐村小学”。曲尺型的校舍一共才八九间教室,歪歪倒倒的竹篱笆墙,没有校门,也没有校牌,更可怜的是学校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典型的“五无”学校。我颇感失落、沮丧。

校长老吴第一次找我谈话,开门见山:“我们学校的现状你也看到了,学校的地址是江湾公社江杨大队吴家宅三十五号,多巧,你回家了。晚上你一个人住校,你就是一家之主。”我有点苦涩。接下来的话让我有点吃惊:“这学期你先教三年级语文,每周五节课,课时不足,再加教体育吧。”

“教体育?学校的体育器材什么都没有,巧媳妇怎做无米之炊。”“不要紧,面包会有的,你不是从部队回来吗?先队列,后练刺杀,木枪我到大队民兵连借……”

过了一个多月,老吴拉来一辆板车,带着两个男教师,找到

我:“小吴,跟我去干活”,七转八拐我们竟然来到了一个“xx义庄”的坟场,这个坟场被征用,整体搬迁,不少墓主拣走了骸骨,棺材就丢在墓穴旁,有的连尸骸也散乱丢在地上,头颅骨上空空的散眼看着你,真让人有点毛骨悚然。老吴居然找到了两副上好的楠木棺材板搬上板车运了回来。他又请来木匠,不几天一张楠木乒乓球桌打成了,“面包有了”。二十多年后,学校已搬迁到了新的校址,那天,我重返学校一切都是旧貌换新颜,但唯独这张用棺材板制作的,也可能是全上海独一无二的楠木乒乓球桌静静地躺在楼梯间前的走道里,也许是老吴不舍,也许是为了传承,也许是为了励志。

过后二年,我的女儿、儿子相继出生。女儿牙牙学语,小儿嗷嗷待哺,妻子一个人既要带孩子还要下地干活挣工分。生产队年终结算,白干一年还倒挂账,老吴知道后特地到我家访贫问苦。那年冬天,学校拿到两个困难补助名额,共一百元。老吴通过校领导班子雪中送炭,给了我一个名额。五十块钱在今天看来只是小菜一碟,但当年已是不菲,我一个月工资才四十五元钱。五十元解决了那年我的后顾之忧。关于第二个名额班子讨论时发生了分歧。原来这位老师(退伍军人在

县里一次教学抽查评比中出了纰漏,他所教学生在抄写拼音字母时把在作业本上a写成了p,他大笔一挥打了大大的“√”,抽查小组发现后,当作典型事例在总结会上给予批评,吴徐村小学评比泡汤。有人以此为据,反对给予补助,但老吴说:“困难补助不是评先进,而是哪个最困难,他犯这错误也许就是因为家庭困难的困扰,才使他分心,才使他犯了低级错误,我们应该在生活上关心他,让他安心工作,所以还是给他吧。”一滴水能照出太阳的光辉,老吴因此也深受老师们的尊重。

一九七三年六月,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招生中还进行了文化考核。辽宁省在考核过程中出了一个“白卷英雄”。辽宁报纸7月19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该考生在试卷背后写的一段话并加了编者按语。一时间全国许多报纸加以转载并开展讨论。本市某分管文教的大报也迅疾转载并隆重吹响了批判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号角。那时候我依然一人住校,闲来无事看完报道,一时心血来潮,挑灯夜战写了一遍《这不能叫走老路》的“反调文章”寄出,报社于七月十二日刊登了拙文,第二天开始批判我的文章有好几篇。我很不服气,又马上写了再批文

章。但我没有把文章直接再寄该报,而是寄给了新华社上海分社的一位记者朋友。仅隔一天,友人回信,惜墨如金,写了十个字:“信阅,烧掉,周六回去面谈”。一方面我对友人百忙中回信表示感激,另一方面又感到事情不妙,不然稿件为什么会“烧掉”?焦虑之中,周六也不回家了。届时友人如约而至,同来的是老吴(友人也是经老吴介绍认识的)。友人告诉我“不要以卵击石,你年青,血气方刚,缺乏深层次分析思考就信口开河……”几年后我就要调离该校时,老吴才说:“当时有人调查你写文章的背景,我说该老师(指我)工作认真,要求进步,他的观点也是我们大多数老师的看法……后来此事就了结了。”他保护了不谙世事的。我为老吴的仗义执言保护我而感激不尽,由此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情。

此后的几年,西双版纳勐腊县橡胶林场到吴徐村小学所在地招工,介绍人把西双版纳说得花好稻好风光更好,不少青年听了介绍立志改变命运,到云南当工人。但到了那里,现实生活与期望值严重脱节,住的是用蓬草搭的窝棚,吃的是三月不见荤腥的水煮萝卜白菜,白天去种树,凌晨去割胶……一时间,知青怨声载道纷纷要求回乡。为了安抚这些知青,公社派出慰问组去当地做工作,因为这些知青中多数是老吴的学生,所以阴差阳错,老吴也被派去慰问。到了那里,老吴听到知青的呼声,看到知青的现状,劝慰他们,答应回沪将他们的疾

苦如实反映给有关部门。在勐腊期间,连队每以好菜招待,可老吴却怎么也下不了筷子,有一餐有整鸡上桌,老吴只象征性地喝了一口汤,剩菜整鸡退回厨房,但端回厨房时只剩下一只鸡壳,其他的早被知青们半路风卷残云了。回来后他没有食言,认真向家长们介绍勐腊的情况,青年们的生活现状……也许是老吴的话有点不合时宜,有违国家知青政策,他差点受到批判,被调离学校。老吴只不过是粉饰太平,不趋炎附势,不说假话罢了,却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老吴的秉性,义者老吴。

我在吴家宅三十五号工作了七年,感谢组织上同意我作为引进人才调入原籍。临别时,全校老师(一共才十几位)凑份子为我买了一支“英雄”金笔馈赠给我,老吴又加赠日记本一册。就是这本日记本,让我一藏四十多年。

二十多年后,老吴退休了,正是随心所欲、颐养天年的大好时光,不幸他积劳成疾,心肌梗塞,病逝于医院。追悼会上随着低沉的哀乐声,儿媳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他安详地躺在棺柩中,我似乎又听见了他的声音“吴鹰同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友吴顺根”。

逝者长已矣,存者难忘情。在生离死别十多年后的八月忌日,重温我们之间的友情,重记一个普通小学校长的宽阔情怀,特作拙文聊以纪念。

安息吧,老吴。